



世界文学名著
(秭译本)

首相 (上)

The Prime Minister

[英] 安东尼·特罗洛普 / 著

秭佩 等 /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ume 100, Part 1, 2000

Index

1999-2000

1999-2000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Blackwell Publishers



首相 (上)

The Prime Minister

[英] 安东尼·特罗洛普 / 著

柘佩 冯建文 袁洪庚 徐筱玲 吴秀萍 马莉 /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相:全2册/(英)安东尼·特罗洛普(Trollope, A.)
著;秭佩等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12
(世界文学名著:秭译本)
ISBN 978-7-311-04345-2

I. ①首… II. ①特… ②秭…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3650号

ANTHONY TROLLOPE
THE PRIME MINISTER

根据伦敦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张国梁 李 丽
封面设计 管军伟

书 名	首相(上)
作 者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秭 佩 等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10 mm × 1020 mm 1/16
总 印 张	39.25
总 字 数	652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45-2
定 价	68.00 元(上、下)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出版前言

秭佩，原名孙立本、孙御佩，1925年6月出生，河南叶县人。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61年起在兰州大学从事专业英语教学，历三十余载；曾任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顾问等职。

秭先生学养深厚，精于翻译，在从事教学、科研之余，笔耕不辍，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古稀之年，仍查漏补缺，匡正译本，又译《傲慢与偏见》，使之成为他所有译作中的精品和代表性作品。他的译作有不少是首次汉译，填补了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有不少译作被列为翻译学的经典范例，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赞扬和推崇。因为文学翻译上的突出成就，他被收入《中国翻译家辞典》《世界杰出学者辞典》《世界翻译家辞典》等大型名人录。

秭译本忠实原著，译笔质朴，文字既规范畅达，又尽传原作之神韵，字里行间蕴蓄着睿智独到的见解，闪烁着幽默乐观的光华，体现了译者对原作准确把握和娴熟驾驭的高超水平，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是值得怀着敬意去品读的经典。

承蒙秭先生夫人李沂女士和其他译者授权，秭译本集结了秭先生的主要著作，包括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W. S. 毛姆的《刀锋》、安东尼·特罗洛普的《首相》（上、下）《如今世道》（上、下）、盖斯凯尔夫人的《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妻子和女儿》（上、下）、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共八种十一册。这些名著的集中出版，一为纪念秭先生这位知名的翻译家，一为保存

和普及经典作品尽些微薄之力。

个人作品的多卷本是最忌分批出版的。为确保译本一次性按时推出，编辑们以高度的热忱和谨慎的态度，夜以继日，一丝不苟，仔细编校，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既保证了质量，又争取了时间。此外，在出版过程中，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原院长冯建文，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原副院长武国蕊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当译本印行之际，谨向所有为之付出过辛劳的人们致以最高的谢忱。

翻译是一项发现美、创造美、传递美的工作，但翻译同时又始终带有一种缺憾美；不敢说秭译本句句精绝，然瑕不掩瑜，译本在匡正讹误之外，更有诸多精妙传神之处等待与读者分享。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

甲午年岁首

目 录（上册）

第 一 部

第一章 费狄南·劳佩兹	3
第二章 埃弗雷特·沃顿	10
第三章 王室法律顾问亚贝尔·沃顿先生	18
第四章 罗比太太	28
第五章 “他的事儿谁也不清楚”	33
第六章 一位老朋友去了温莎	39
第七章 又一位老朋友	47
第八章 开始了新生涯	54
第九章 狄克太太家的宴会（上）	62
第十章 狄克太太家的宴会（下）	70

第十一章 卡尔顿坡	78
第十二章 乌云密布	89
第十三章 沃顿先生发牢骚	95
第十四章 不屈不挠的情郎	105
第十五章 阿瑟·弗莱彻	111
第十六章 永远别跑掉	119
第十七章 再见	128
第十八章 奥姆尼姆公爵考虑到他本人	133
第十九章 庸俗	141
第二十章 奥兰多爵士的政策	148
第二十一章 公爵夫人的新凤凰	157
第二十二章 圣·詹姆士公园	163
第二十三章 让步	174
第二十四章 婚礼	182
第二十五章 蜜月伊始	188
第二十六章 蜜月结束	195
第二十七章 公爵的苦恼	201
第二十八章 公爵夫人大为烦恼	212

第二十九章 两个银桥席位的候选人	217
第三十章 “是的，撒谎！”	225
第三十一章 “能，——手里握着马鞭子。”	233
第三十二章 “这关你什么事呢？”	241
第三十三章 表明一个男子汉不该号叫	248
第三十四章 银桥选举	253
第三十五章 劳佩兹返回伦敦	264
第三十六章 “快乐的画眉鸟”	273
第三十七章 笛园	279
第三十八章 奥兰多爵士离退	287
第三十九章 “笼络住他”	294
第四十章 “来试试看吧”	300

第一部

第一章

费狄南·劳佩兹

一个人若是雄心勃勃，想踏进上流社会，那弄清楚自己父系母系的列祖列宗都是些干什么的，自然大有用场。如果他们当年身世显赫，能夸耀人前，那对他就更有用场了。毫无疑问，对那些全凭本事，做到出人头地的人，我们都深怀敬意。若听说哪一位洗衣婆的儿子当上了大法官，或当上了圣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我们对这种白手起家的伟人，就比对那种一生下来注定紫袍加身当法官、当主教的人更加敬重。可是洗衣婆的后代，必然为他的出身寒微遭到过种种麻烦，除非他真的成了大人物。少年得志更好，大器晚成也行，要等到目标绝对达到，名誉、地位、金钱全都抓实在了，那人也许才会风风趣趣、甚至情意绵绵地谈起他母亲的洗衣盆来。不过，当他还在拼命往上爬的时候，他深信，如不出身名门，使人另眼看待，那就无法拼出个大获全胜来。在这样的时刻，要叫他别自惭形秽，别遮盖家里人的老底，至少别守口如瓶，真是难得办到。倘若他一不凭艰苦奋斗，二没有满腹经纶，而只靠巧机良缘来实现他不安本分向上爬的野心，那他就更难不自惭形秽，更难不遮盖老底，守口如瓶。试想，这样一个人，当他与一位公爵夫人共进午宴时，岂可大谈他爹的小本买卖？又岂可将他爷爷的绉鞋锥子亮到大庭广众之前？然而要彻底回避也不是很容易的。也许我们谁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家庭出身老挂在嘴上；通常我们可以闭口不谈叔舅姑婶，日常言谈中也可以略去兄弟姊妹。不过，一个人要是对他常来常往的那伙人也从不提起自己的亲属，他就成一个秘密人物了，就容易遭人怀

疑。大伙儿渐渐明白，这种人的底细谁也摸不着，就连朋友也犯开了嘀咕，把亲一些、近一些的亲属提着点，哪怕一年就提上一回，这总没什么不方便吧。

费狄南·劳佩兹在其他方面倒是有不少自鸣得意之处的。不过一牵扯先人问题，他就害上了心病。他的先人正属于我刚才描绘的那类人；老底子劳佩兹自己也摸不很清，不过确实摸清的那一丁点儿，他也丝毫不肯告诉别人。他父母叔伯、姑舅姊妹、兄弟姊妹们的大致情况，甚至连堂表兄妹们的大致情况，他都不便对最知己的朋友简单地介绍介绍。他感到痛苦，这毫无疑问。不过此人有着斯巴达人的韧劲，把他的心病藏得严严实实，世上真无人知晓他有痛苦。与他有交往的人，对他是什么样的人，虽然推测了又推测，打听了再打听，可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守口如瓶的人封起嘴巴，原来是由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其实，他嘴巴并非真封起来，若谈到他生活中的任何特殊事件，若谈到他生活中任何会招人非议的阶段，他都能面无表情，有问必答，随机应变，泰然自若。干起这种遮遮掩掩的事来他从不犹豫，从不脸红，从不费多大思索。不过事实却是：熟悉费狄南·劳佩兹的男人一大帮，女人也不少，但知道他从哪儿来，家里都是些什么人的却没有一个。

其实，他生来也就属于那种沉默寡言的人，做起什么事情来，除非胜利在望，是决不肯露出口风的。因此，对一件多数人都会挂在嘴上的事儿保持沉默，在他要比在别人容易些；隐瞒之后，也不那么于心不安。就说亲爱的老琼斯吧，赛马会上输了多少镑，赢了多少镑，他都要拿到俱乐部给朋友说说；玛丽对他有意思了，他拿来炫耀一通，露西对他冷淡了，他拿来哭诉一番，而且几乎当着大伙儿面这么干。自个儿花钱的事，填肚子的事，马圈里的事，欠债的事，他统统拿来发表公告。像他这么个人，决不会留心不让我们知道他爹的隐私：原来他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个办事员，靠把小股票子打折扣发了第一笔财。这事儿闹得人人皆知了，爱出风头的琼斯，这一次风头出成了不幸，可真痛心疾首。不过琼斯倒不肯遮盖家私的包袱；这块包袱若叫他来背，瘦肩膀早压塌了。就是劳佩兹这条壮汉，也时常发现在这块包袱之下压得龇牙咧嘴。

各方人士都承认费狄南·劳佩兹是一个“上等人”。约翰逊^①说这个艰深的词儿

①约翰逊（1709—1784），英国文学评论家、诗人。曾编过《英文辞典》，很有名望。——译注

本意只指“出身名门之人”，任何派生意义若不能使该词表明此等意义者，便皆属古怪。许多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仍然坚守约翰逊的名言，但他们又给附加了一些未曾见诸文字的灵活解释，以适应可能的例外。名门之后自是左右逢源，可他人也并非全无机遇。劳佩兹出身名门，这并非人人都相信，然而他的确是个上等人；虽然他攀得上“上等人”这一尊贵的头衔，但他干的行当——要不，至少是他干过的行当——可没有像当律师、当牧师、当军人、当医生那样能表明身份。他曾经在证券交易所干过，好像还在伦敦城里做过什么买卖，不过，这件事连他的朋友们也不明底细。

且说费狄南·劳佩兹现在三十一岁，由于生计谋得早，已是久经沧桑了。听说他小时候上的是一家有名的英国私立学校。人们传说，当时学校里谣言纷纷，说劳佩兹的学费是由一位与他非亲非故的老绅士承担的；不过，这是他当年的一个同学说的，并无其他根据。后来十七岁上被送进一家德国大学。二十一岁开始在伦敦露面，在一家证券交易所干事，不久就出了名。是一位造诣高深的语言学家，还是一个聪明人，——少小颖达，不图享乐，极会工作，就是难得东家们的信赖，原因倒不是他人不正派，而是因为他太爱当主子而不甘当奴仆。这份苦差事他的确没干上几天，为别人卖命不合他的天性。他马上为自己卖命了，有一阵好像发着一笔财。后来听说他扔了固定行当，又有人推测说他大概把赚下的要么连老本都输光了。不过他的事儿没人摸得确实，他的钱主也好，律师也好，甚至那位经管他内衣的老太太也好，都说不上来。

他当然是个俊人儿；他这种俊，男人们不大肯承认，而女人们却往往大为赞赏。他几乎有六英尺高，又黑又瘦；脸上五官端正，棱角分明，让相面的看来，表明他极能自制，此外再也看不出什么了。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脸上光光净净，只在上唇留一道黑黝黝的小胡子。他的牙齿，就齐整雪白而论，堪称全优。一口好牙，兴许在个人美貌普通分类条件中是极宝贵的一条，不过一个人单凭一口好牙，一般说来还不能赢得熟人们由衷的好评。他那块方额头，还有那双大胆、坚定、好斗的眼睛给人一种难对付之感；不过嘴角下巴那一片倒现着些温和，或许是嘴皮子长得轻巧，或许是由于有个酒窝，这样就把那种厉害样子多少抵消了点。认识他而且喜欢他的人，看中的是他的下半截脸。更多的人认识他，并不喜欢他，是因为感到并且

讨厌他那双眼睛斜着看人时那样目不转睛，那样好斗，虽然十有八九他们的厌恶情绪并不流露出来。

打本质上说，他就是那种心里总在盘算着怎样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要是给十字路口的讨饭婆子丢下一便士铜子，他非摆出一副脸色不可，仿佛要切实证明老婆子这样讨钱很不应该。这个十字路口他想过多少次就过多少次，没有义务要给别人交钱。要是在火车上找了座位，就非得把坐在对面的人教训一顿不可，就是说，在旅行双方的所有事务中，比如往哪儿搁脚，往哪儿摆包，开不开窗子，对面那人的义务就是屈从，他的义务就是强迫。话说回来，他为了精神上胜人一筹，倒不是计较这些事的本身。手拿扫帚的那个婆子还不是得到了那块铜板；火车上坐在对面的那位绅士，虽说眼神里已经表示要屈从了，还不是获得了许可，随自己心愿处置了双脚，开不开窗子也听了他的尊便。所以我不愿说费狄南·劳佩兹是个动辄使坏的人；不过他确实是个专横的人，并且早已学会了把专横劲带在眼神里。

读者必须委屈着点听我再讲一两件有关这人的小事儿，然后咱们就让他自个儿活动去。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在穿戴打扮上花了多少心思；他也留着神儿不让任何人知道，神儿留了多大，外人也一概不晓。他的专用裁缝认为，他做那么多衣服裤子，也不过是奢华点罢了；他的朋友们则把他抬举成那种幸运儿，生来就有条件打扮得风度翩翩，就是说，几乎没有穿得破破烂烂的可能。这类人咱们都熟悉，通常长得小巧玲珑，很少动作，动作起来也文质彬彬，瞧那模样总仿佛是刚被送回家里换穿一新。费狄南·劳佩兹长得一点不小巧，动作起来也毫无拘束，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不论进城里去，还是打城里来，不论是骑马，还是步行，也不论是在家里埋头读书，还是在跳舞会乱哄哄散后，——他总是穿戴整齐，精心打扮。这本来是钱和时间支撑的事，但人们却以为他生来如此，就像他生来长头发长指甲一样自然。他还经常骑马；跨下那匹坐骑，就是牲口行家见了也得迷上。那绝不是一匹跳腾、急躁、乱叫、老走偏道的窝囊废，而是一匹良驹，体态雄健，训练有素，跨步稳当，座上的骑手只要乐意，满可以坐得像尊纪念碑上的雕像那么安然。在马背上坐得安然，的确常常让劳佩兹得意。不过他骑在马上的模样并不像一尊雕像那么木然，因为全伦敦有谁不知他是个好骑手。他的起居也很排场，不过舒适与否无

人知晓。他自个儿有辆四轮轻便马车，打猎的季节一到，就套上两匹马直奔赖顿。^①大伙曾一度认为他是个破落户；不过对这类事儿感兴趣的人发现，——至少是他们认为他们已发现，——这个人定期到裁缝那儿付钱，于是劳佩兹是个有钱人的说法便盛行起来了。

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在威斯敏斯特区^②的一幢公寓里占着几间房，不过这几间房，确切方位几乎无人知晓，在他所有的朋友当中，都没听说有谁进去过。他也好客，但极有分寸，就是说，不经常请客，但请时一定请得高雅别致。不过选来排宴的地点总在某个俱乐部，要不就在某个菜馆，要在夏天，兴许还挑中河边呢。对于少数人，假定地点选在水边，来宾男女相杂，宴席安排在夏日的花丛中，他就会是一个尊贵而又胜任的东道主。若论干好这类事儿，他确实有着出众的才华。

打猎的季节过了，东风还在刮着，伦敦上流界的一大部分人出城过复活节去了。这时，一个冷风嗖嗖的早晨，费狄南·劳佩兹打威斯敏斯特桥那儿沿着密托波里登铁道往城里走去。他进城并不像生意人那样天天去，而是像个有产者或游玩者那样，看情形需要去才去；真是进城时，平时的习惯也是坐着自己那辆马车去。不过这一次他步行去；先一直走到泰晤士河边，然后从市政大楼出发，一直走进一座脏乎乎的小院落，名叫酒杯小院，离英格兰银行不远，再穿过一条又窄又黑又长的过道，最后走进一间小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在一幢楼房的后半截，里头有一张办公桌，桌旁坐着一位油渍满身的绅士，歪戴着一顶新帽，约摸四十岁左右。这地方光线很暗，那人正在翻着账页子。不熟悉城里行情的人，一看这人的模样，很可能会以为他闲得无聊。然而，毫无疑问，他这是把糊口的学问正往脑袋里填。桌子另一边坐一个小男孩，正在抄信件。这就是塞克斯特斯·帕克先生，通常称为塞克斯提·帕克；那小男孩是他的雇员。帕克先生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目前在证券交易所极受尊重。“哎哟，敢情是劳佩兹！”他说道，“真高兴见到你。有啥事儿？”

劳佩兹说：“且进里屋说，如何？”原来就在帕克先生的这间小小斗室之内又隔出更小的一间，里头有一只保险箱，一张松松垮垮的折面桌，两把椅子，还有一只

①赖顿是英国西南一小镇，坐落于河谷地带，是打猎的好地方。——译注

②威斯敏斯特区是伦敦市中央一区，多上等住宅和政府机关。——译注

旧脸盆架，胡乱搭着一条毛巾。劳佩兹前头带路，走进这间密室，似乎这地方他很熟。塞克斯提·帕克跟在他后面进来。

塞克斯提说：“这天气，真糟透了。”

“是啊，——讨厌的东风。”^①

“大太阳天又刮风，真遭罪。一年这时候人窝在家里才对。”

“那你为何不窝在家里？”劳佩兹说。

“生意太好了，再有啥缘故？一来就脱不开身。人人哪能像你那样干，——正经事扔了，随心所欲，不时地寻开心。换上我真没那个胆量。”

“我干的事谅你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劳佩兹说道，看样子有点生气。

“也无须知道，”塞克斯提说，“对你有好处就行了。”塞克斯提·帕克和劳佩兹先生相识已有好几年了，对他很了解。他本人也不是个让人的主，若照实说了，简直就是个恶霸，除非万不得已已是决不肯让人的。既是这号人，因而常给他这位朋友来几下，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许这是“试探虚实”。不过我倒怀疑他能否记得哪一次他可以庆贺自己占了上风。这会儿他又要试他了，可是朋友的目光朝他一瞥，他的话头就变得支支吾吾。

“就是无须知道。”劳佩兹说道。他接着说下去，嗓音依旧，眼神的性质也毫无变化。“我这就告诉你我要你干什么。我要在这张期票上用你的名儿，用三个月。”

塞克斯提·帕克张开了嘴巴，瞪大了双眼，接住递过来的那片纸头，原来是张七百五十英镑的定约期票。^②这玩意儿他若签上名，期限一到，劳佩兹有个三长两短给持票人还不出现钱，就得由他掏腰包。他这位朋友劳佩兹先生果实是求他帮个忙，签上名儿，弄个双签名期票去借这笔款子。要人帮这种忙，本应双膝跪地来央求；照眼下这么个求法，塞克斯特斯·帕克先生当然可以一口回绝。而且求他的是费狄南·劳佩兹，塞克斯特斯·帕克近来一直把他当富裕人看待，况且他根本没有双膝跪地央求，简直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亮着枪管子逼命。“是借款期票！”塞克斯提说道，

^①东风在英国指从欧洲大陆上吹来的冷风。——译注

^②定约期票是一种借款字据，立据人在一定时间后无条件给持据人还清所借钱数。为了使持据人放心出借，立据人可请一位熟人同时签字，称为双签名。立据人若有意外无法还钱时，该字据便法定由另一个签名人负责还债。——译注